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七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目錄

卷之一

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出師表議論

蘇東坡

出師表議論

戴少望

出師表議論

李格非

陳情表

李令伯

論佛骨表

韓醇

佛骨表議論

韓醇

佛骨表議論

邵伯溫

佛骨表議論

林之奇

潮州謝表

韓文公

卷之二

進春秋傳表

胡文定

進書集傳表

蔡抗

進大學衍義表

真西山 德秀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溫公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李燾

進修新唐書表

曾公亮

進唐鑑表

范祖禹

卷之三

用君子保泰道劄

王若叟

留劉摯蘇轍劄

王若叟

論左右無雜邪正劄

蘇子由

乞不推治黨人劄

范堯夫

乞開言路劄子

上官均

卷之四

經筵第一劄

程伊川

經筵第二劄

程伊川

召伊川還經筵劄

范祖禹

乞封爵邵張二程列從祀劄

胡文定

卷之五

上殿論君道劄

程明道 顯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

程明道

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劄

劉後溪

卷之六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

曾南豐 翠

召除禮侍上殿劄

真西山

卷之七

乙巳輪對第一劄

楊誠齋

己酉自瑞州奏事上殿第一劄

楊誠齋

上殿第二劄

楊誠齋

卷之八

論遣使劄

胡致堂

論再遣使劄

胡致堂

卷之九

論遣北使劄

真西山

論金鞵劄

真西山

又論金鞵劄

真西山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表

出師表

孔明

○○○

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孔明出師表淵然如肺腑流出無一點浮偽氣象皆真意所形故也○孔明出師表李今伯之養親表皆沛然文章當日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今伯之養親表皆沛然胸中流出然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存後漢末西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其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孔明出師表規模正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其與二國未論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明詔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先帝遺德真心志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通在此兩句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分別內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相靈也見

先王孔明平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出

本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武侯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彼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彼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孔明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
○條貫統紀井然不亂且方前表兼看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此是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此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臣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足前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幸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膏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鬪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為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驥下

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關乏了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更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謀識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之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幸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種歸蹠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孔明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陳情表

依五臣注

李令伯

蜀志李令伯字子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伯母何氏更適人伯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

解帶蜀十後漢帝徵為太子朱馬初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賜效牌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送漢中太子也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躬親大榮榮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諍不赴聖朝謂晉朝也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

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職部署本圖臣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劉曰為朝謂蜀朝也重所屬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能盤桓有所希冀但少劉曰薄西山氣息奄奄論曰日薄西山喻劉年暮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論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有此烏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論曰謂梁州益州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言徵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論佛骨表

依韓愈又焚汝等韓愈

韓愈

貞觀則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刹王公士庶奔走贊數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與潮州刺史時宰相裴公此表為佛指骨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公准西教髮之漆服宿刺史時掌必皇甫鏘也亦可謂無識鑿矣此表宜宿所能了也○論曰宗元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宗曰主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日滿送佛骨還法門寺○論曰除佛法云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祿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光胡亂華主庸臣佞祿短政虛云云云云謂愈之言蓋廣奕之也故表出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關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迷也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論曰表云帝時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今求六百年後漢西其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出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佛聖也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早邪殺林偁王以其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

漢武帝其經未行於中子但以其神聖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
云乎帝其經未行於中子但以其神聖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
西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飛行殿庭以問羣臣
曰西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飛行殿庭以問羣臣
摩騰竺法蘭東來之符其形也而黃金色釋迦摩騰竺法蘭
西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飛行殿庭以問羣臣
摩騰竺法蘭東來之符其形也而黃金色釋迦摩騰竺法蘭
西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飛行殿庭以問羣臣
摩騰竺法蘭東來之符其形也而黃金色釋迦摩騰竺法蘭

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
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善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
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我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
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本傳四前後三度捨身施佛
三幸同泰宗廟之祭不用牲牢
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
不遠見不遠識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
以救斯弊其事遂止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
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念盛也今聞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念盛也今聞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念盛也今聞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念盛也今聞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念盛也今聞

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輿入大內又令諸寺遞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
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
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
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故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
佛更惜身命以故一本故作至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以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鑿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夫佛者一無本東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
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一無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一曰禮賓一設一和九置禮賓院賜衣一
襲禱而出境一作出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
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何能令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
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一作被除不祥然後進平一作臣禮
以巫祝桃茢一作被除不祥也一作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觀視一作之
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奪其失臣實恥之乞
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潮州謝表

韓愈

本傳具載公此表意示得表謂宰相曰昨得
知愈到潮州表因思其言誠佛事快是我豈不
愈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
韓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南鑄恐其復用乃率先將曰
愈然太踴狂且可量殺一郡遂殺愈州刺史歐陽文忠
公云用刑有名人當論事時感幾不測誅死真若知義
者及到賊所則戚戚思嗟有不堪之窮然形於文字雖
韓文公不免此累惑者又罪其以封禪諷帝皆非也漢

楊惲見發報孫會宗書語涉我誠遂坐腰斬雷
靈之奴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以狂妄鷺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
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為
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
破腦剝心豈足為謝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
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
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近雖有萬里之外嶺
海之遐待之一如甸畿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
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
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又
守令永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亦荒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
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

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
過海口下惡水濤龍鱗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連禍不測州南
近界一州州張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
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慙死
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亦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孝
問文章未嘗一日斷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一作臣於當時之文
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
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
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
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
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儉武烈不
剛臣茲諫機孽靈居其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恃父死子代以祖

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闕機闔關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靡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補註唐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神宗元以封神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靈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萬年一作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疊謝慎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恋闕慙惶頓首之至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進春秋傳表

紹興六年十二月上

胡文定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蕭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按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監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止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闕睢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孝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孝以虛無為示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

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敷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未孝祭奉詔音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鑒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懇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

進書集傳表 淳祐七年八月上

蔡抗

臣抗言惟精惟一以執中蓋三聖傳心之法無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立治之經念先臣親繹於師承而遺帙粗明乎宗旨恭逢睿聖敢效涓埃臣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馬鄭服之手浸以失真二孔註疏之雖存諸家箋釋之愈衆黨同伐異已垂平平蕩蕩之風猷常喜新又失渾渾灑灑之旨訛以相襲雜而不純暨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旨爲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先臣沉從游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採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與旨既得於講貫之餘大要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墨如新半生殫採撫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恩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登徹於九重亦緝熙之一助茲者恭遇一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從民情而罔拂保邦未危制治未亂益思君道之克艱雖聰明之憲天猶終始而典孝臣諉蒙拔擢獲玷班行自惟章句之徒莫效絲毫之報抱文書而求數語蓋衣闕以胃塵倘獲清間乙覽之俯臨豈但疇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常聞無怠無荒之規冒于

海隅咸仰克寬克仁之治

進大學衍義表

端平元年十月丁卯上

真西山

伏以汗竹雖屢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
纂輯之餘欣一日遭逢之幸中謝惟大率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
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
國見脩己惟及物之原曾子之博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
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
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繁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
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
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堯雜進
於堯朝豈鸚鵡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羅三至之譏
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閑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倦
倦於報上藩牆皆置筆箋竄竄以窮年首刻聖賢性命道德之言
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
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一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
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孝遜志克迈於商宗方
將切瑳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稔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
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上資治通鑑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上

司馬光

臣光言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
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
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迂固以來文字繁多自
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万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
欲刪削冗長幸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庶使前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一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一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殿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一先帝違棄羣臣一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帝之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志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一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彙積浩若淵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率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攷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一陛下之左右顧以鴛鴦無施而可具以專事鈔襲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瘠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日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間之燕時賜省覽覽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稽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臣壽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一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於十四日蒙恩賜對面奉一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省兼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一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二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十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茶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兼見修四朝正史未畢欲望一聖慈特賜寬假臣更加整齊節次修寫投進疎遠微賤僭爲此書罪當誅絕聖主不即筆斥乃過聽而兼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八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抵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近知今拙工強施丹墨臣誠愚闇豈不知罪然而統會衆說摭擊僞辯使姦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体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伏惟一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經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如巨薄披又安足陳一陛下徒以祖宗之孫謀彞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惠之使前承命距躍冒來獻實緣幸會得御燕閑千

百有一倘符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先者屬以刪削本傳遂載成
我宋大典垂億萬年如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
於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
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
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進

進新唐書表

嘉祐五年六月十一日

曾公亮

切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
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
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
闕亡黜正為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
待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
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
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
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
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
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其耳目誠
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
所關於是刊脩官翰林李士兼龍圖閣李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
陽脩端明殿李士兼翰林侍讀李士龍圖閣李士尚書吏部侍郎
臣宋祁與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
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
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
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
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
纖悉網條具載別錄臣其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
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舞營之至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

范祖禹

臣切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其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書於緇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沃聖學監示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己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瑳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問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卷之三

用君子保泰道劄子 元祐六年上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蓋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也伏惟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滯刑無橫斂不聞一夫有怨嘆之聲姦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感無干戈之喜私謂不行苞苴絕迹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孳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愒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隳我泰道為陛下惜耳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過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留劉摯蘇轍劄子

王巖叟

蘇轍為元祐六年十一月權盜王巖叟言不為一劉摯
事殊有功朕極重之乃與與那那怨東延接章惇子
史曰惇使摯分封宰相亦牛籠不得言事官未必皆
古聞揚畏乃惠知而士人知彼用意安在但欲去
陛下腹心之人使足為姦邪開道路耳時有詔厚
罪摯而巖叟未知也 太皇太后后駕遣中使得
勸入省供職十一月摯為觀文殿學士知樞密

切以為天下國家者必藉腹心之臣腹心之臣非一日可得而
用之必加保全勿使讒邪得以雜間則忠於事君者知所勸矣腹
心之舊尚或不保則後來之人何可倚信況腹心既虛外邪可入
乃必然之理也臣之所憂實在於此摯與邢恕通簡及接見章子
厚子弟蓋其思慮所不周防慎所不嚴之罪也謂宰相為後日之
計則願陛下更加體照摯與蔡確不惟仇怨深切非小小禮數施
其黨人可以死轉收確之心兼臣每見摯感戴寵榮常有以死報
國家之意豈復肯負陛下此真陛下腹心之臣也今大奸未死人
心危疑朝廷之上與之為敵者摯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將踈棄

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變易反與大姦報仇
也前日陛下用摯作宰相姦黨之氣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群邪
相顧已復增氣蘇轍之進大約相類皆正人之所繫望而姦黨之
所忌嫉者也願其去就豈不重哉今所犯者小所繫者大幸陛下
於輕重之間更賜較量則陛下所得者多矣夫姦邪難防自古公
患莫不因入主意有所動急為傾擠陛下於此不可不察切聞楊
畏乃呂惠卿門人及受張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奉為臺官
前者再除御史公議沸騰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忿嫉正人常
有報復之志後又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為人所使再三薦引竟除
此職諫官虛策亦是張璪面上相知之人嘗受璪特力論薦陛下
試將此本末考究還可保其所懷無他意否臣惓惓之心常恐巧
言有誤陛下故不避煩瀆委曲聞奏願陛下於聽言之際加意鑑
察使不能以疑似之罪誣陷善良而陰與姦邪為地則不勝社稷

天下之甚幸且摯轍之留於臣無所利而利在陛下摯轍之士於臣無所害而害貽國家但臣忝職近輔久荷異恩見聞於及不敢不竭其愚

論左右無雜邪正劄子

元祐五年六月

蘇子由

自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佈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歐陽與中書侍郎即歐陽老一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言曰居疑不以職於廷和而論其非復以劄子論之奏入宣仁太后命宰相於前讀之

切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奔逐羣柱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遊說動搖貴近臣竊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佞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又當

通鑑

遺真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者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不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巨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貝分莅三州彼此無怨江左以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巨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巨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眾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曹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

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
偏廢龍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
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大惡但性本柔
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只公著當
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
保信誠不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
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
初政久而彌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
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
愈久而愈無患矣

乞不推治黨人劄子

范純仁

前開陳方公卿直學士等以語言文字之開
味不明之過誤歸大臣今日羊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
請甚不可謂謂中書大臣奏請蔡確等黨人其盛不可
謂公面奏以爲朋黨難辨却恐及善人此事正宜詳
審不可各易疑入奏曰云云公初與諸公議蔡確之
惟左丞王存與公相協是日上公初與諸公議蔡確之
公書可皆不顧公而先退公懼留身因指王存上前
之益堅宣上怒公與蔡確等相協是日上公初與諸公
遂以奏請外郎以公知制誥言者交章擊公黨蔡確
見錄云元祐三年有只與厚者以蔡確等相協是上
謂來上以爲蔡確等相協是上謂來上以爲蔡確等相
武后當重譴呂公著等相協是上謂來上以爲蔡確等
從初議毀蔡確等相協是上謂來上以爲蔡確等相
在吾輩之恐自不免及公又不勝言志宜因之罷政

切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
黨既惡其異我則逆目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伎自親
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
學術即非全無智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
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
永為商鑒其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慎刑

任賢容衆與一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脩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嫉其黨類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指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一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談一陛下聞之必孰則是仁宗所行一陛下可以取爲成法今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邪枉爲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則是舉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况一陛下聖度包荒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各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且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仰惟皇慈深加采納

乞開言路劄子

元祐元年七月上

上官均

切聞比下詔書慰安中外今日以前凡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始聞之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搢紳士人傳者愈衆以爲信然臣以不肖備位風憲聞而不陳則爲隱情疑而不論則爲曠職仰負一陛下任使之意臣切推詔旨必以爲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姦諛刻深格歛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爲此詔以慰安之臣以爲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懼要在處之至當斷之必行而已若懲一二姦臣而以同類恐懼爲疑又爲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一陛下以前日斥去一二姦諛險陂之臣爲是邪爲非邪以爲非邪則命出之日天下之士莫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爲一陛下聰明睿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爲是邪則去邪勿疑不當惑而中止爲姑息之政

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爲職至於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係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鉅默者有矣未聞預詔曰某事當言某事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爲徒設而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四方士人下及芻蕘之賤皆得上議朝政下言利病是時天下之人莫不懽忻鼓舞罄竭所聞以裨日月之明而又歌頌詠嘆以爲！陛下有寬明從諫之實今日之詔乃戒言職有所不得彈治倘或有之實恐上累！陛下從諫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法度未爲完具生民未爲充富內有未舉之政事外有未賓之夷狄實朝廷廟堂孜孜夙夜講求利害博採衆言之時若使諫官御史上觀朝廷之旨次窺大臣之意中心宛結所懷有不得論列天下之事有不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也若！陛下以爲宿愆舊惡務欲蓋覆許以洗心自新則言者有譎發細故不足深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也誠恐不當預戒以有所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言之美臣愚欲乞追寢詔書以副前日開言路之意

劄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伊川

一、

論經筵

此等議論與古大自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之後方見此等文字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業者似小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則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一皇帝講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一主上冲幼一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類出但時見講官又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親久熟則生親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伊川

一、

探本之論後世以為迂緩古人以為急切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末而不知正君本知規過末而不知養德本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无復聞焉无此伏惟一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知超越前古一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
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城存畏慎之心臣欲乞一皇帝
左右扶持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
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
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
應以伺候一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所謂有剪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乞復召伊川還經筵劄子

祖禹

道命錄云元祐七年三月伊用先生將免喪宰相已正
愆公奏欲召伊川還經筵云伊川先生學問淵博文章
不肯請宣仁云云只與西監除自秘閣備判西京國子
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言朱公撻賈明叔
皆其門人推致其備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
合海晏政之弊亦以輔道自居故兼中以為不情四
月先生免喪上疏再拜命極論滯者進退之道而監
宰御史董敦逸奏以為自慈聖聖聖五月丙戌改管
勾西京高崇勳補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醫八月九
月宣仁崩召伊川還經筵命先生再拜九
年三月丁酉伊川還經筵伊川先生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
壬子蘇文忠公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
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罷圖閣李士知陝
州真薦先生以九年三月四月間事蓋進二蘇公之法後
也

臣自居講職切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
益聖孝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
開達天聽然无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
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膈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見元祐
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
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種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
者知其以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終及歲餘即以人
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
十餘年然後去之此三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

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閑防未習朝廷事体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願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上嚴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願黨願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又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侍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乞封爵邵張二程列從祀劄

胡文定

願字子瞻眉山人也少與蘇軾同游其學有文才而無事功其為文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又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侍講必有補

願字子瞻眉山人也少與蘇軾同游其學有文才而無事功其為文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又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侍講必有補

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李朱內
翰在經筵不取諫胡公時奉祠居燕聞而非之遂上此
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
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奏承相為樞密使秦陽為景
一坊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山翰乞嘉獎乃命召
之張公既批旨矣四月二十一日張公往准西視師五
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巳出形於言
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去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
劾安國累上章引疾可去便即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
撰李太平制仲并者江都人胡公子也公對特改
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与僧女違限抵罪王明清王照
志載其傳天之詞所謂辟纒繼早諸夫夫婦婦之儀
可喜矣然天下之上有飾此為進取計者往往出固
仁義之辭故下推之書為石公揆所得數上于朝并之
責人如此而其所以貴於力行者也

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
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
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
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
起居講筵而臺諫臣僚光庭等文奏頤道德純備李問淵博有經
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竟聖世之真儒也頤
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辯解釋文義所以積
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奉動必由乎禮
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
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李者向之私相傳習不
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
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
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李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
失之河洛之李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
川之李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李
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

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
喻樛輩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樛之改
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
体夫西洛淵源古人大体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
言之而况樛等曷為者也乃更許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
士大夫所孝之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
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致試蓋從於新孝者耳目見聞
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孝者又多失其本真
妄自尊大與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
洛之孝者皆欲奔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
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
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顧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
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
孔孟之孝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孝而至也
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
而入矣今欲使孝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孝是入
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体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
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滿說鄙喻豈
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
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
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
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鐵夫
東國之黜臣日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闕中

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孝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
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
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
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
十七篇願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願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
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矣其
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旨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
號載在祀典比於首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
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
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
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
哉取進止

有疏落存川蜀之間者乞詔諸益尋訪取索其書乃
願之門人而部取王頌亦崇寧初年從李之士也
乞以願及其兄頌之文字付煇等校正庶無差誤

劄

上殿論君道劄子

程明道

臣伏以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事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迂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哓哓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休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

程明道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切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尚師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

孝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
 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孝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道
 尚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率於京師館之寬
 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
 朝夕相與講明正孝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孝洒
 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
 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孝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識
 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率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
 孝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孝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孝始自藩
 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孝民之俊秀者入孝皆優其廩給而蠲其
 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
 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斬自太孝及州郡之孝擇其道業之成可為
 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孝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
 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孝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孝
 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孝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
 升於州之孝以觀其實孝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
 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孝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
 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孝太孝又聚而教之
 其孝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孝師之罪於太
 孝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孝太孝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
 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鄉郡之孝與太孝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
 其自州郡升於太孝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孝行超卓眾所信服者
 雖不處於孝或處孝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
 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孝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

李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李眾推之在大李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李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李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李在京師者入大李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李謂之國子具有富補陰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李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大李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大李歲論國子之有李行林能者於朝其在李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李中外通及七年或大李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李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李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李者亦聽其在外李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大李而考察之為一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李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待以聞處之大李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之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李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李者靡然不変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 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論程氏道李劄子

劉後溪

程氏道李劄子 先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我周益公既相其默無所預蓋其體仁元善為大李擇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之士發不用者陳傳君李而下三十三人停舉十四年也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為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眾大李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眾大李博士沈有開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則目矣劉公在三禁用古何謙謙善又是選為軍器

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同被命同知貢奉
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後十日
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避之三月四日劉公被命
號南宮寺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
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
同院諸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為恍然者數日至歸
陳賈公右正言黃倫檢點使秉清議辨是非論議大夫
出賈與倫論捕郡一人皆攻道李者也先是劉公以
賈差設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罪矣會上一御筆令依已
者除帶帶師器械何諫論之漸三上御筆令依已得
指揮又有孫當者自言一書皇儲學舊人亦轉行觀
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
命十八日劉公入札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
二即日三上諭留丞相遺鄂司沈汝揚經至臺諭指劉
公少知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潭川府轉運判官其
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
劉公之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過本而劉
公不思但擊陳黃龍之後五年遂有道李之禁矣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
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
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
罪言責凡賞刑借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
幸効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是非方殺而
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
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李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
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孝其交際也
以共李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
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
窮性命之與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
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蓋其李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
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大和至於慶曆嘉祐茲謂盛矣不
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
救之而未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

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
 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
 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
 要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日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
 乃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日臣
 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
 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眾議既已交與賢愚豈得無
 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
 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
 出於大孝之記載大孝之教民明德為先其間孝詩人之言於是
 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
 道以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
 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孝之明德矣得之淺
 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
 非故行之誠者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
 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闕必有至平之
 說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
 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
 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復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
 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
 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夫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
 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嘆而已委寄謂何所
 以斯
 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大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
 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眾怒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云
 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競馳古今然也而或者

乃倡爲薦士之率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旣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訕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旣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請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率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季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以劄

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

依汗齋批

曾南豐

論

看他布置開闢文勢以求其敘事措詞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詳於滌美乃所以切於警戒不可專以滌美觀

臣聞基厚者勢崇此說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焉奕繁衍久而彌昌者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

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先說本朝以禹之績大矣其說古而其

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其說古而其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

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文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

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惠天下為三語首而意明晉宋之惠天下為南

北君措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

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

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再說太祖皇帝

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

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內行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

墨設大規模模許多施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

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

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不不

之列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

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又辨唐字內

叛盪及負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于景德二百

五千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
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
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慈虛心納
諫慎注措謹規矩不可移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又明於
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
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能免
世以謂得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
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
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
之尊有母之親祖得此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
感動獻敬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
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
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嘿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
說德號彰聞美全无一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
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
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
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
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潤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
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
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
奮起羣下導職以後為蓋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
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
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
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兩事為後面立柱要說本宋興以
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固縱之誅重誤入之

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有祭數議寬
減之且不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
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
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又再詳也天下之勢或在於
外威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威里宦官曰將曰相未
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輔師茲於內應天下
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
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
也其愛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而忽
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前此又台來渡
勢其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
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
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
發召而羸齋壹負以致其誓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
與核服而戲豫造諸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
至於六府順叙百嘉豐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
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
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
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撻袍擊拊之
戒接於其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
在風雅陳太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
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是驚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
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授福委曲之常務觀切至於免置之
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
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
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竟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啓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
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
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
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循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
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孝士大夫之過
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以不得今以時
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任重一勾大臣誠不自揆輒冒言
其大体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孝之臣
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
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
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前而歸美太過故終
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勸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
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
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採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
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
兢都收拾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
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召於禮侍上殿劄子

乙酉六月上

真西山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
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
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
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
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

才

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二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歟大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強盛之世綱常墮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驕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孽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鑒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啓睿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與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棟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率曰上老老而

讓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
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
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
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
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
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滌滌之
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使朝廷
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
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
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雅之化則
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体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
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
王室而無僭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
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倘能明此三者而
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學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
不得為辭以動眾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
此

乙巳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誠齋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謹之以變異絕之者則誤之以強盛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人以已占天而不以天占天夫成修德而桑木即枯成王怛然而偃禾盡起故夫警懼者聖人所以畏天也仰惟陛下聖神之資與天同德寬大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乎國久長固無適而不得乎天意矣然迺者上天見異時則有星變地震之災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意外輒多詐時則有邊防危疑之慮陛下法堯之兢兢休舜之業業恐懼脩省夙夜靡違是以一念禱於此而妖星退於彼前日之災異一變而為清寧前日之水旱一變而為豐稔前日之危疑一變而為安靖

至於告廟郊天前期而雪既霽而霽既霽而欲雨欲雨而復霽頃刻之間感召轉移訖成熙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惟聖畏天之明效也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日之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為今日之修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遠嫌顧身而不敢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不聽言也得無猶有避怨畏禍而不敢深言者乎中外臣子不問小大無不賜對許以盡言此固美矣豈無聞見輒信得失相半或犯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疎苟有弄權即從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害攻無形者乎朝政修明矣必思其或幸其小者近者而遠者大者未有講也邊備整輯矣必思其虛名未節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臆吏以惠民非不嚴也必思以懲疎遠小吏之法為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軍債以惠軍非不峻也必

思以禁軍債剝割之意為禁債帥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非一惟陛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聖德日新天命永保實宗社無疆之休取 進止

已酉奏事上殿第一劄

誠齋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借非權臣而借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彌非夷狄而擾於夷狄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亮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幸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本朝 仁宗之世始於宰臣口願簡與諫官范仲淹交論上前遂黜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歐陽脩尹洙之徒為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 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脩與洙不惟禍黨遂息而已至於與 仁宗同致慶曆之治者乃

前日所謂黨人者也其後紹聖宗觀之簡宰臣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蘇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為黨人遂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馴至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於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

其黨其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從而廢之
勿問其其黨其黨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
斥之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
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

第二劄

誠齋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美一賞一罰春生秋殺
一號一令雷動風散總攬天下之大柄而歸之於獨斷凜凜乎漢
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已攬其權而不知
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
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
惟近習乎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待何言語之不聞君喜
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幾
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發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

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
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
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私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
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栗子內史秦之景監趙高漢之
弘恭石顯唐之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陛下始
初清明之日福威玉食莫不惟辟禮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
而近者乃有以招權用事自抵譴黜陛下赫然震怒屏之外服此
天下所以詠歌奮激仰服聖斷而不能自己也大抵近習者便嬖
使令之臣也掌執者輔贊彌縫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
臺諫者箴規君德糾劾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
私而不相附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在 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
其東鄰官陳衍園亭在烏銜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況諫
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臣兩不

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 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
鄰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後戶與師成後戶相通
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
若使內廷之近習與外朝之羣臣合而為一則主人之燕私人主
之嬾笑下皆得而知矣羣臣之姦邪天下之情偽上皆不得而聞
矣唐庚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
哉惟陛下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防之防之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
家之福取 進止

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臣竊聞遣使

根本經誼曉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實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况遣使体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邾九年及齊盟于澶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下齧圍人牽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

魯國魯國驚動陵寢戕毀示廟劫質二帝塗炭祖示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該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壽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又感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不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玷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前應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尊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賤臣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辱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

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金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金帖服國勢莫安如乎秦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金稱兵犯順矣如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金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孝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踵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致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如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如真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幸臣等驚下伸首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金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如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眾駐兵泗水之上李張儀約願與陛下面相結約軟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墮賊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贖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

采擇或合聖意即以出讎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寢能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且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謀國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說利害明切却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忠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一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為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辭一使臣其何能任峴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迂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辭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